

陝西传统剧目彙編

秦 剧

第七集

陕西省文化局編印

陝西传统剧目彙編

華劇

第七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一九五九·西安

目 录

- | | |
|-----------|--------|
| 玉 支 磬 | (2399) |
| 金 鎏 玉 鍔 | (2439) |
| 鐵 絃 扑 油 鍋 | (2479) |
| 追 風 驥 | (2511) |
| 四 蓮 記 | (2532) |
| 双 义 傀 | (2559) |
| 齐 寡 夫 造 反 | (2599) |
| 双 駒 記 | (2629) |
| 四 凤 图 | (2661) |
| 百 里 奚 拜 相 | (2689) |
| 飞 云 洞 | (2716) |
| 王 祥 臥 冰 | (2745) |
| 蝴蝶 扇 | (2779) |
| 反 洛 阳 | (2823) |

玉 支 磬

李义瑞保存，光緒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張師抄本

說 明

這是小旦管青梅、小生長孫霄、大丑強之良、小丑卜成仁等角色唱做並重的喜劇。

宋，退休兵部尚書管翊有女青梅，選長孫霄為婿，落選的有強之良，挑撥吏部尚書子卜成仁謀奪青梅，一再不成，終至身敗名裂。其中穿插楊廷昭領兵與蕭銀宗之女吉利打仗，可以開武打。管青梅與強之良斗智，假玉支磬換得真迴文詩，以草人自盡換得卜家送女上門，都是戲劇性很強的場面。

這劇又名“女臥龍”、“女丈夫”。

场 目

第一場	西宾东床	第十一場	越捞越深
第二場	双丑定計	第十二場	金蝉脱壳
第三場	北国女帅	第十三場	边疆备战
第四場	白发元戎	第十四場	死而后已
第五場	将机就計	第十五場	将錯就錯
第六場	媒婆复命	第十六場	送亲拒門
第七場	受贿追璣	第十七場	一战成功
第八場	誑妹題詩	第十八場	无后为大
第九場	回館追璣	第十九場	负荆会亲
第十場	中計定亲		

人 物 表

院 公	老 生	老仆管順	衙 役	杂
管 朔	须 生	退职兵部尚書	臧 利	丑
长孙霄	小 生		卜紅鸞	小 旦
卜成仁	小 丑	吏部公子	卜夫人	老 旦
强之良	大 丑		众化子	杂
家 丁	杂		兵 卒	杂
番 兵	杂		楊延昭	武老生 元陣
吉 利	刀馬旦	辽邦女帅	众閒人	杂
内 侍	杂		丫 环	贴 旦
管 雷	小 生		蒼 头	丑
管青梅	小 旦		卜 特	老 生
媒 婆	彩 旦			

第一場 西宾东床

(院公引管翔上)

管 翔：(吟) 无心作伊吕，有志学巢由。(坐)
 (詩) 二十余年防边城，頗有安邦破寇功。
 年紀老迈智亦衰，而今只落林下风。

老夫祖居青田县，姓管名翔字云霄。与宋为臣，官居兵部尚书。自从防边以来，二十余年，多有功劳。近因年老，乞恩还里。夫人去世，只留一男一女：男名管雷，女字青梅，自幼随我读书，竟成閨中大儒。我想为女择婿，幸遇长孙公子，少年风流，才冠斯世。老夫将他既留西宾，又許东床。曾約今日行聘，不知他所备何物。

长孙霄：(上念) 琴瑟和諧客异乡，举目无亲甚淒涼。
 可喜大人垂青眼，既留西宾許东床。

小生沧州人氏。复姓长孙，名霄。先父曾作青田县县令，身故任所，宦囊空虛，不能归于故土，所以流落訓蒙。幸遇管大人眼明，既留西宾，又許东床。今日特来行聘。哪个在此？

(院公上前)

院 公：师爷到了！你且少站，待我稟知老爷。(轉向后)稟老爷，
 师爷到。

管 翔：有請。

院 公：有請师爷！

长孙霄：(吟) 艱緣不仗冰人語，聘物必須滿堂珠。

大人万福金安！（施礼）

管 翔：（还礼）公子却好？

长孙霄：怎劳动問。微物玉支璣聊作聘仪，哂存是荷！

管 翔：玉、宝器也，可作聘礼。少陪。請坐。还要暢敍。

长孙霄：如命。（管翔下）

做

（唱）感不尽管大人云天高义，草莽中訝俊傑眼力太奇。

虽荆钗与布裙权作聘礼，愧沒有玉鏡台夜光金碧。

管 翔：（上唱）最可羨閨中女迴文詩句，也不枉小才郎聘物玉瓊。

似这样結婚姻才合古礼，压倒了古今来多少癉眉。

失陪公子了。小女閨中拙作，迴文詩一首，哂納是荷。

（递詩給长孙霄，长孙霄看詩）

长孙霄：令媛詩句，胜唐人奚啻百倍。自愧珠玉在前，我輩自觉形秽耳。

管 翔：过謙。

长孙霄：告辭。

（唱）細贊玩管小姐迴文詩句，普天下有才女万万不及；

再休說男子中斯文正事，从今后弄筆墨要效蛾眉。

（分下）

第二場 双丑定計

卜成仁：（上唸）父在当朝坐大官，势显。

男童女婢有万千，体面。

渾身穿的綾罗緞，好看。

秦樓楚館都遊遍，春戰，春戰。

我公子卜成仁的便是。論我这名字，叫个“成仁”便是一个美名。但可恨我那三代祖宗，姓的姓甚为不堪。什么姓不

得，偏偏姓了个“卜”字，连成仁也弄的不成人了。

强之良：（上唸）读书仅仅游了泮，堪羡。

十分作难鱼鲁间，难辨。

考中四等丢体面，不愿。

虽然挨了四十板，有限，有限。

咱家四等生员强之良。

（兩人見札）

卜成仁：强先生到来，坐了敍話。我前日荐你管府作西宾，什么事又不諳？管老可笑，全不看我吏部公子脸面。

强之良：提起此事，羞也羞死，气也气死！

卜成仁：却是为何？你说！

强之良：說是你的荐帖，那个美誣該我坐。帖又留下，越发妥当。不几天，又有請帖，我便手舞足蹈，搖搖摆摆到了管宅。登其堂，見有临近外县四十余人在座。

卜成仁：怎么要的了許多？

强之良：我也心上疑惑。管兵部只有一个公子，怎用得了四十名先生，难道分日教子不成？管老十分优待。酒席以毕，向众人招招手儿，說道：“列位都是至厚朋友所荐，何厚何薄，老夫难为去留之計，所以把列位都請着来。”

卜成仁：到底是大家应酬，体面体面。后来如何結果？

强之良：他說：老夫久守边界，故乡斯文朋友实不曾領教。今日把舍下做个群英会，列位各倾珠玉，老夫領領教耳。就出道詩題，才高者作吾师可也。

卜成仁：难道說你作不了几句詩？

强之良：詩才、青田县学中數我的本領。我正要打点好意思，搜寻好字眼，忽然管老手捧詩帖，啧啧称奇。老少随声附合。管老即留住西宾，其余抱憾而退。

卜成仁：那个作詩的人是誰？

強之良：倒是我們臨近外縣朋友把館奪去也罷。

卜成仁：是誰？

強之良：是个短髮孩子將此美館奪去，叫我怎得不惱。

卜成仁：那怪不得。人家請先生，只論本領深淺，不論年紀大小。

強之良：這是何言也？管宅門上人，見我辭色不对，把我扯住。他說“強朋友，你休氣恼。我老爺留那個少年，不但作為西賓，還要把我姑娘終身託他。”小弟聽得此言，滿腔是氣。不惟將館奪去，更將一個美貌佳人娶了。可見欺吾江東无人乎！

卜成仁：如此該氣該惱！你說那個孩子是誰？

強之良：是我县里前任知县长孙頓的儿子长孙霄。不过是个粉面书生，再有什么出奇之处！

卜成仁：我竟不知管老还有女儿。此女人物如何？

強之良：管宅門上人對我說，此女名喚青梅，貌似天仙，才過文君，世上少有。

卜成仁：似这样，你既曉得，就与我形容形容。

強之良：你听！

（唱）論人物古今來罕經罕見，吳西施漢明妃差着万千；
任凭誰當不得秋波一轉，最消魂淡淡妝眉黛远山。

卜成仁：好眉好眼！你与我說說說！

強之良：（唱）小身才楊柳腰嬌而且軟，羅裙下賽潘妃步步生蓮。

卜成仁：哎喲：我的娇娇！强先生！我魂不守舍了。

（唱）难得他善形容獨未見，真令人意馬動魂飛九天。
喜今朝不意中穿針引線，我何必訪佳人万水千山。

强先生！我为亲事，作难数載，竟不知管老有如此女儿。

我要娶她，不知能否？

强之良：不难不难！若要娶她，须将我当作军师。管教佳人作君之妻。

卜成仁：恐你四等生员本领有限，与我谋事不成，反落人笑。

强之良：我虽四等生员，文才不行，但与人谋事，全凭世事精熟，不在学问“之乎者也”。我先与你设一小谋，看当得军师否？

卜成仁：是哎，请先生设策！

强之良：要娶此女，万不可明去求亲，须将一计而谋之。明去求亲，必不允许，故得以计而求之。

卜成仁：怎样用计？快说！

强之良：暗里与尊大人一封书信，教在圣上驾前举荐管老坐官。他是大臣中有名望的能员。有人举荐，圣上必用。管老年迈，无心坐官。上京必不带家眷。家丢管雷乃幼年孩子。何难图乎？

卜成仁：哈哈！真能当军师！今后勿离我左右。孩子们！

家丁：（上）有。

卜成仁：大摆筵宴！先贺军师。

（唱）不意河洲遇鳩鳥①，

强之良：（唱）管教鵲夺凤凰巢。（同下）

第三場 北国女帅

（番兵引吉利上）

①詩經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河洲遇鳩鳥”意思是有了可以得美女的预兆了。

吉利：（唱）那年一怒犯边疆，女将英雄落山岗。

一根金鎗无人挡，还能百步箭穿楊。

本帅吉利。蕭太后是我姑母。奴虽胡女，善能用兵。南北

④ 沟怨，百余年，杀伤胡地人物无数。更深夜靜，鬼哭神号，真令人心中悽慘。所以領了男女兵兩隊，攻打秦地而出。众将听令！

番兵：有。

吉利：大兵扯入盤龍峪中，险地埋伏，許敗不許勝。須把楊將引入峪中；伏兵四起，一戰成功。众将官！一齐上馬！

番兵：喳！（同下）

第四場 白髮元戎

管 翔：（上吟）夢中時刻策駿馬，醒後恍惚舞寶刀。

院 公：（上）稟老爺！聖旨下。

管 翔：哎，我是乞恩旋里之人，怎麼又有聖旨？也罷，安排香案！有迎。

院 公：是。

（同下。內侍捧旨、管翔卸服分上）

管 翔：大人开旨：

內 侍：旨下！皇帝諭曰：“荐賢所以保國也。吏部臣卜特荐兵部尚書管翔，年紀雖老，有蘇張①之舌，頗牧②之勇，可當朕半面長城。乃復爾爵，卽日進京聽調。旨毕山呼！”

管 翔：万岁！大人！我是乞恩旋里之人。年迈氣衰，治事顛倒。

①苏（秦）、张（仪）都是战国时代的說客。

②（廉）頤、（李）牧都是趙國的大將。

吏部荐我为何？

内侍：学儿不知。王命在身。告辞。

管翔：奉送。（内侍下。长孙霄上）

长孙霄：恭喜大人复爵！

管翔：怎見是喜？此一进京，禱福准保。不但小儿要你指教，家事还要你管。請到书房。

长孙霄：是。（下）

管翔：（唱）此一別難預卜能立功过，远天涯真令人愁多慮多。

（管雷、管青梅同上）

管雷：（接唱）恨蒼天你与我爹爹降禍，別幼子离家中心如刀割。

管青梅：（接唱）暮年人理应在林泉高臥，又何必披戎衣复事干戈。

这一番还不知是福是禍？卜吏部是同乡举荐为何？

管翔：我儿不必過慮！家事已託长孙公子照望。我到京地，即便有书，以安你們之心。管雷取酒来！

管雷：遵命！

（唱）眼睜睜父子們恩情分破，真令人举美酒滾滾泪落，
甚急迫无聊賴自己怨我，年紀小氣力微无法奈何！

管青梅：（唱）当不得缇縗女①上书宝座，学不了花木兰兵权在握。
飲金樽含笑把玉杯②送过，权当作渭城餞飞馬河朔③。

管翔：（唱）自古說：为将的誰好結果，大将家多半是头枕干戈！

①“缇縗女”汉文帝时，淳于意有罪当受刑，其女缇縗請為官婢贖父刑。

②张師的光緒十七年抄本，將“杯”作“門”。

③“渭城餞飞馬河朔”据王維詩：“渭城朝雨裏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勑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关无故人。”

襄公：（上）襄老爷！人馬齐备，等候老爷傳令。

襄翔：吩咐众将，府門放炮，即刻起馬！

襄公：是。（下）

襄翔：（唱）白发茫茫是元戎。

襄雷：（接唱）老当益壯作干城。（下）

管青梅：（接唱）但見爹爹奔邊地，不由叫人泪洒胸。

（下）

第五場 將機就計

（卜成仁、强之良同上）

卜成仁：（唱）圣天子命欽差来提管老，果然是好軍師智謀独高。

强之良：（接唱）分明是天助我既醉又飽，卜公子凡百事由我提調。

卜成仁：軍師了不得的本領；昨日家人稟到，欽差來提管老。管老上京，果然未帶家眷。軍師！再用何計？可娶青梅？

强之良：不难不难！管教數日之内，娶了佳人。

卜成仁：有何良策？

强之良：附耳来！

卜成仁：妙計！妙計！

（唱）听議論真令人欢喜不了，这神算有何難縛龍取蛟。

这就是汉淮阴明修棧道，席捲了三秦地无限功劳。

（卜成仁强之良同下，管青梅、管雷同上）

管青梅：（唱）梦魂儿常遊在京都之地，不由人一陣陣泪湿罗衣。

管雷：（接唱）我父亲早已到汴京胜地，幸有报郎送来家书消息。

姐姐！父亲有书到来。

管青梅：将书奉在桌上，拜了再看。

管雷：是。

姐姐看书。

管青梅：是。

(唱) 拆父书奴心上十分得意，老爹爹这一般样过虑儿女。

将书中言詞儿才看几句，好教我寸心上輾轉生疑；

我爹爹岂能做这样錯事、有此书不近情不如无之。

兄弟！爹爹平安到京。你往书房去吧。

管雷：是。

(唸) 书来心头喜，展放愁人眉。(下)

管青梅：我当是爹爹家书，原来奸人弄的手段。书中有言，把我许配卜家，教我候聘完婚。既然在家许了长孙公子，曾经受聘，岂能到京又许卜家？况我父常說卜成仁醜陋不堪，一字不通，怎肯誤我終身。书又来的甚早，明是奸人用計。以此看来，卜吏部举荐我父，非为国家用賢，明是为着婚姻。我料卜成仁把事还做不到这里，中间必有同謀之人。他既設謀騙我，我也不妨設計騙他。卜成仁有一妹子，风流过我，学問又通。与兄弟謀一佳偶，不知能否？等有人来，我自有应付之策。

(唱) 这件事必須要計上用計，我与你就分个上下高低。

不但要俏佳人不能完娶，还叫他后来要貼暗妹子。

此事倒做的实屬我意，謀不就卜成仁活活羞死。

媒婆：(上) 走着！

(唱) 金仗口巧舌能辯，做了多少撮合山。

大小人家都走遍，不憚万水与千山。

說的兩家都情愿，我好中間使媒錢。

姑娘在上！媒婆叩头。

管青梅：站起！

媒婆：姑娘恭喜！

管青梅：守閨處子^①，有什么喜？

媒婆：老爷在京，把姑娘許與卜府少老爷，姑娘不久就是卜家的少夫人。岂不是喜？

管青梅：这事家父有书，我已曉得，自然是喜。你來甚好，我愛做卜府少夫人；誰願跟那個离乡飘零之人。只是我父年迈，做事顛倒。在家把我既許長孫公子，到京又許卜家。卜家門戶相當，又是同鄉。你去借重卜郎，叫他依勢握權，把長孫霄行聘的“玉支璣”追回，斬斷葛籐，他好完娶。長孫霄后来再无是非，也不伤自己的面目。

媒婆：姑娘之言甚是，教我給卜少爷說去。

管青梅：听我叮嚀！

（唱）这件事与我人命关系，到那里借重他万不可迟。

 斬斷了旧葛籐新郎早遇，久以后实不忘你的恩施。

媒婆：我就去了。（下）

管青梅：这便好了。

（唱）我平日要學一端正處子，說几句輕薄話滿面扭怩。

 卜成仁他替我早弄香餌，到后来休怪我占了便宜。

（下）

第六場 媒婆復命

（卜成仁、強之良同上）

卜成仁：（唱）一封書管兵部便進京地。

強之良：（唱）沒本領敢與人硬當軍師？

① “處子”是未出嫁的女子。

卜成仁：（唱）細思想还是我运交紅字！

强之良：（唱）到底是軍師的本領出奇！

（媒婆上）

媒 婆：走着！

（唱）卜公子果能把青梅完娶，我媒婆又何难騙他东西。

卜成仁：媒婆到了！管小姐心意如何？

媒 婆：少爷呀！

（唱）管小姐他十分情愿从你，实不愿先行聘长孙公子。

玉支璣是他家原行聘礼，叮嚀教少老爷早作防备。

卜成仁：防备什么？

媒 婆：小姐說教少老爷握权仗势，把原聘玉支璣向长孙胥討回。

析断葛籜，日后再无別事。也不伤兩家情面。事不可緩，

緩則生变。

卜成仁：呀！难难难！

强之良：有何难哉？不过化費几兩东西。

卜成仁：只是事成，費上一半斗銀子怕啥？

强之良：附耳来！

卜成仁：好計好計！媒婆！你去！用你的时节再好喚你。

媒 婆：是。（下）

卜成仁：（唱）果然低头計千条，管叫双星渡鵠桥。

（同下）

第七場 受賄追璣

（衙役引臧利上）

臧 利：（唱）慢道坐官須清廉，哪个为官不爱錢？

亦知眼前皆赤子，只怕回家莫盤纏。

下官姓臧，名利，字不清。特授青田县令，捐納出身。本县做官，非不愿清正，做官保民如保赤子的道理，我也知道。只是我这县官是借錢累債才到任所。每日討賬的不斷，一天耽擱氣受不清白。百姓們休怪本县不作清官，这就叫做不清則污不洁。近日有个好机会，卜吏部公子与我送來二百四十兩东西。說前任知县的公子长孙霄与管家部東行聘礼，是什么“玉支璣”。要本县依勢握权，教长孙霄把“玉支璣”討回，斬斷婚姻；他要謀娶管氏。本县一來为銀子，二來为卜吏部面孔。或者把我这个官高陞一步，也未可知。命人去喚长孙霄，还不見到来。

衙役：稟爺！长孙霄到。

臧利：喚上堂来！

衙役：是。

（下。引长孙霄上）

长孙霄：伺候老爷。

臧利：你就是长孙霄？

长孙霄：童生就是。

臧利：哼！长孙霄就是长孙霄，什么童生！这里莫考童生，在本县的堂上要你童生的勢呀？你老子在青田县坐官，本县还邀他多少成規，怎么做出这样不堪的事来？

长孙霄：我父做下什么不堪的事？

臧利：上司大人奉旨查验各州府县鎮庫之宝，青田县鎮庫之宝是“玉支璣”。查来无有影响，上司就与本县要。幸而紳衿內有曉得的，說你与管家行的聘礼就是“玉支璣”，是也不是？

长孙霄：我与管家行的聘礼原是“玉支璣”，上有硃文篆字，是我长孙三世名諱。這是青田县鎮庫之宝？